

凤城大禹新歌

中共凤城满族自治县委宣传部
凤城满族自治县水利局 编

目 录

- 大禹的后代……………钟元成 王明智 (1)
- 为振兴乡村经济抓好水利工程建设……………王泰令 (7)
- 困难乡不等不靠发动群众整治中小河流
——杨木乡在开展“大禹杯”竞赛中的几点做法
……………于信水 (21)
- 因地制宜从本治理措施得力
——鸡冠山镇“大禹杯”竞赛的做法……………张殿岐 (26)
- 增强紧迫感抓好治河工程……………王泰令 (31)
- 全面发动通力合作搞好城防建设……………陈松满 (34)
- 干群同心根治祸河
——红旗镇开展“大禹杯”竞赛的几点做法
……………李吉文 于信水 (37)
- 坚持高标准整治河道……………刘玉忠 (42)
- 处处都是大禹治水的战场
——暖阳镇发动群众治山治水……………韩明友 (46)
- 大禹杯竞赛的参谋部……………唐庆凤 (49)
- 当代大禹
——记丹东市特等劳动模范金天瑞……………林岩 (49)
- 带领群众锁二龙……………宋庆兰 王泰令 (60)
- 硕果凝聚着乡长的汗水
——记兰旗乡乡长姜兆生的事迹…冷传胜于信水 (63)

- 人民的孺子牛.....张殿岐 (66)
- 老乡长一心扑在治河工地上.....宋庆兰 王泰令 (70)
- 老镇长的心愿
- 记红旗镇镇长孙书昌的事迹
-李吉文 于信水 (73)
- 王镇长在“大禹杯”竞赛中.....李方静 (76)
- 治水的带头人
- 记白旗乡副乡长颜范忱的事迹
-陈松满 李贵久 (78)
- 好镇长于明范.....陈松满 (80)
- 新农更新.....王泰令 (83)
- 齐心锁住小东沟河.....刘述海 鄂义铭 陈松满 (86)
- 勇挑重担的民兵连.....李俊宝 (88)
- 坚持规范化搞好工程配套
- 边门镇大东村“大禹杯”竞赛记实.....李方静 (89)
- 牢记宗旨干实事.....栾华宏 (92)
- 干群一条心建设好家园.....王泰令 (95)
- 黄大山下新大禹.....姚寅生 陈松满 (98)
- 巍巍路坝壮山河.....陈松满 (100)
- 隋国太治水.....谭彬 (103)
- 抓小家带大家治河工地传佳话
- 红旗镇包营子村肖木盛治河的故事
-于信水 (107)
- 山乡铺路人
- 记赛马镇凉水村党支部书记郝忠润的事迹
-栾华宏 (110)

再难，也得为大伙办**实**事

——记暖阳镇三合村党支部书记吴景波

.....韩明友(113)

他用一腔热血描绘家乡美景...刘述海 鄂义铭 陈松满(115)

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愿望

——记保林村党支部书记蔡运德的事迹...赫荣利(117)

林军阳治河.....陈松满(119)

丹心胜沙金.....陈松满(121)

山村治水人.....关英明 李俊宝(123)

他无愧于先进称号

——记通远堡镇水力助理王长成.....李军(125)

有这样一位水利干部

——记杨木乡水利助理李海.....李军(127)

献身水利事业的好干部

——记四门子乡水利助理朱如春.....李军(129)

降龙治水的好参谋

——记凤山乡水利助理赵明安的事迹.....宋庆兰(131)

跟踪灾魔的人.....陈松满(134)

第一届“大禹杯”竞赛表奖的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

名单.....(137)

编 后.....(138)

大禹的后代

“水者何也？万物之本源也，诸生之宗室也，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。是以圣人之化世也，其解在水”。

可见古人对水的重视。由此，演出了大禹治水的千古绝唱：山西河津县有禹门；浙江绍兴县有禹陵；湖南衡山云密峰有禹碑；河南省开封市郊有禹王台……真可谓“禹迹”遍天下！

而今，在祖国的东北边陲，大禹的子孙们又捧出了“大禹杯”……。

奏响了又一支大禹治水的劲曲。

第一章

对于辽宁省东部山区的凤城满族自治县60万人民来说，这是世代抹不去记忆的3年。

公元1984年7月。

一场暴雨洗劫了东南部以杨木乡为中心的方圆30平方公里的土地。灾难，是在瞬间降临的。山啸了；房倒屋塌；一万多亩耕地毁于一旦。

1985年7月。

一场更大的暴雨又袭击了凤城。暴雨中心的东汤镇，3个多小时降雨量近400毫米。闪电挟着滚滚的雷声，狂风裹着瓢泼的大雨，肆虐地逞着淫威。

11,000多处泥石流嘶吼着，汇于汪洋一片的洪水，肆无忌惮地冲击着大地上的一切：公路、铁路、桥涵、房屋、庄稼，还有人及一切生物。

这是凤城有始以来洪水之灾最深重的一年。802间房屋没留下一块基石，上千人无家可归；2,080间房屋，只留下了残垣断壁；5.65万亩耕地成了砂石累累的荒滩；青草葱葱的山峦，到处都划开一条条裸筋露骨的深深的断裂带，斑驳凄凉令人揪心；36条人命随水漂去。这是36条活灵灵的人命啊！

1986年7月。

连遭两次洪水洗劫，已经伤痕累累的凤城，还在滴着血；死去了亲人，失去了房屋、耕地的人们，心头上沉闷的阴云还未驱散，第三次暴雨的打击又降临了。局部暴雨袭击了南部的红旗镇一带。144间房屋、1.06万亩耕地，还有4个人，又成了洪水的牺牲品。

夏洪财，红旗镇四家子村的老户。洪水那天，这位老党员忘我地组织群众转移，回到家时，房子已经成为平地，一股强大的泥石流将他的一双儿女吞没了。他发疯般地挖啊，刨啊！可是16岁的女儿与18岁的儿子早已停止了呼吸。他抱着两具尸体仰天大哭：“孩子，你妈已经去了，你们又去了，叫我怎么再活下去啊！”

他疯了，三天三夜未吃未睡，泪流干了，嗓子哭哑了，死活要跟孩子一起去，他要在九泉之下，再找回那天伦之乐。

乡亲们拽他，看着他，陪着他流泪。却安慰不了他那颗破碎的心。洪水劫后的村子，还笼罩着浓浓的苦痛、辛酸、破败的家，破碎的山啊，一片凄凉……老夏活下来了，但老

伴、女儿、儿子的坟头，竟成了他永久的逗留之处。

这样的人家岂止夏洪财？每年的洪水之后，凤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又岂止只添了夏家两丘坟？！

3年，连续3年啊！

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连续3年，年年有灾！

30多年苦心经营的水利工程，几乎全部毁于山洪；60万人民的精力几乎全部用于防汛、抗洪、救灾上……

残酷的3年，凤城损失知多少？1.773亿元！这是直接的。而凤城工农业总产值才5.26亿元！

还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凤城，人均收入只有287元。偏偏“漏屋又逢连夜雨”。凤城实在承受不了这严酷的打击。

人民要生活，经济要发展。凤城啊！你的出路在哪里？！

第二章

1986年10月20日

县长办公室。一份报告，静静地躺在宽大的写字台上。

县委、县政府：

洪水给全县人民带来的灾难，已经到了不从根底上解决，就不能生存下去的紧要关头了。

……

我们建议，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每个乡镇治理一条大河，各村治理一条小河，各村民组治理一条沟的竞赛活动，以此推动全县人民治理山河，保住家园，长年坚持下去。

……

时间：今冬做好一切准备，明春全面展开。在明年汛期到来之前，第一期工程全部结束，以迎接再一次洪水袭击的考验。

凤城满族自治县水利局

1986年10月20日

县长吕需国，这条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汉子，阅了一遍又一遍报告后，眼睛亮了。转而，他激动起来，拿起属于他的那支如椽之笔，在报告上批示：

这个建议很好，治理凤城山山水水是全县人民生存的关键。请立即组织水力、林业、财政、计委、经委等有关部委办局的一把手，召开一次会议，认真研究实施。

吕 需 国

10月20日

从报告审阅批示，到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落实，只用了4天的时间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4天虽是弹指一挥间，但这是极有效率的4天。

10月24日。

县政府二楼会议室

长长的会议桌四周，坐满了全县各部委办局的一把手。会议的重要性，不需做任何解释，只要从参加会的人的职务

上，就可看出端倪了。气氛给人以沉重的压力，那种曾有过的会上伸懒腰，漫不经心唠家常，甚至打着哈欠“猫”一觉的现象都成了过去。

这是一次似若重大的军事会议。庄严。肃穆。紧张。

坐在吕县长身边的，是水利局局长金天瑞。他在详细地汇报心中那张构画了两年的恢复水利工程的蓝图。

看看这个最早设计治理山河，以致于一年后推动了全市、全省大规模展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设计者金天瑞的形象吧！

1.75米的个头；方正的脸庞，沉稳、庄重；那魁梧的身材，似乎装得下山，容得进河。

这个曾当过侦察兵的老局长，在水力战线上，已度过31个春秋。漫长的岁月，染白了他的鬓发，刻下了额纹，却未磨掉军人的性格与素质。对待他的职责，还象当年军人接到军令一样，一丝不苟。

5575平方公里的凤城河山；哪一处没有他的足迹？他组织、勘测、修建了全县所有的河道。对这些水利工程，他犹如对待自己的生命。然而，1985年的那场特大的洪水，给他的打击太大了。洪水岂止毁了凤城这块土地？它几乎毁掉了金天瑞！整个水利工程是金天瑞的心血啊！

在那痛苦的时空里，他几次累得冠心病突发。“救心丹”吃了多少？阵痛，使他下了狠心：大水三年冲走我30年的心血，我再用3年恢复起30年的代价！

为了全县60万人民的生存。当然，也是为了他金天瑞自己的职责。

金天瑞把对全县治理山河的整体设计汇报完了。

吕县长的眉头，紧锁着，又张开；张开了，又锁紧。他扫了一圈自己的部下，每个人都急切地望着他。那一双双火一样的眼睛，似乎在真诚而迫切地向他请示：县长，你定夺吧！

吕县长并未马上开口，脑海里的思绪若洪水破闸，汹涌翻滚。他要平息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。他是这一年新上任的父母官。坐在县长这把椅子上，他深知肩上的份量，他肩负的是60万人民的期望。从上任的那天起，他就胸中牢牢地装着一个宗旨：人民选我当了县长，我就要为人民疾苦奔波。干，是为人民而干；不干，别占着位置，早点倒地方！

然而，尽管治理山河这一建议，实施的效果，会得到60万人民的支持，也会记入历史的史册，但困难还是很多的。这不能不考虑到。

凤城是一个贫困县，县财政仅有的一点财力，方方面面都要平衡，修复30年的水利工程，那是需要钱的。那钱从哪出？承包到户后，农村已呈散状，人工好组织吗？灾在山下，根子却在山上。58年的大炼钢铁，毁树毁林，10年动乱，滥砍盗伐，山光了，植被严重破坏，水土严重流失。吃山，用山、卖山，却不养山。几十年的人祸，只期望一朝解决，困难又有多大！千丝万缕，从哪下手？

他平稳了一下思绪，终于开口了：“改革，首要的标准是看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没有。而眼下，我们县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，就是山河不宁，人心不安。水、水、水，给我们带来的灾难，实在是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了。凤城要发展，人民要生存，不彻底治山治水，一切都是空话。大家知道凤城河山目前面临的现状吗？河道宽了，河床高了，水利

工程垮掉了，山上的植被光了，简直到了破碎的边缘。所以，县里下决心，拿出最大的精力治山治河，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，以保证凤城经济的腾飞。但我想，仅提一个治理一条大河、小河、沟岔还不够，这种竞赛的口号还不足以激起60万人民的激情。记得古人大禹的故事吗？他所处的时代，既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，又没有财政局、物资局等部门的支持，大禹靠的是发动乡间百姓同黄河开战，一战就是十几年。大禹的精神和气魄，鞭策激励了多少代人？这是大禹精神吗？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。20世纪80年代的凤城人难道不可以继承、发扬这种精神？”

吕县长的情绪又激昂了，心中有一种火热的东西似乎要破喉而出，他顿了顿，狠劲地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

“我提议，把这次治山治河修复水毁工程的竞赛活动，起名为大禹杯竞赛吧！”

一个多么响亮的口号！虽然，口号只是一种为内容服务的形式，但这种形式的分量，包涵了从古代到今天的沿革，老祖宗到现代人的精华。“大禹杯”竞赛的口号一提出，仅半年后，不但推动了全市治山治水的高潮，还掀起了全省范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狂澜。它的反响，不仅震动了辽宁，还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散去了震波。

1987年1月8日

全县25个乡镇长云集县城，参加了签订大禹杯竞赛合同大会。

历史，在这里重叠了。这使我想起了浙江省的余杭县。大禹，也曾在此大会诸侯，分路治水。几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乡镇长们，又重复了同样的场面。两个场景，虽然相距那

么遥远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为着生存条件而战！

1月9日。治山治河的高潮开始席卷全县。

第三章

县委书记苗维利，是这场改造大自然的“大禹杯”竞赛总指挥。

初见他时。形象不十分高大。不足1.70米的个头，黑黑瘦瘦的身材。出语并不非凡。但思维敏捷。

1986月6月。组织上把他从辽中的北镇，调到凤城，做了历史上“甲”级县的县委书记，还未安稳下来，洪水为凤城造成的创伤又复现了。在防汛抗洪的日子里，他驻于重灾区红旗镇。水毁家园，房倒屋塌，他看到了。死难者家属的嚎哭，他听到了。一切一切，他感受到的是痛苦，感受到的是责任。他发誓，不把凤城山河变个样，死不瞑目！

凤城，是贫困县，1986年的人均收入仅有287元。县财政这年的资金状况仅有40万元。

有限的资金，有限的精力，首先应该用在哪里？做为一名新任的县委书记，他遇到了难题。

若想当好官，把钱拿来建楼房，搞福利，这些看得见，摸得着的“丰碑”，好干且得人心，是绝好的升台阶梯。可他总觉得内心有着一种隐隐的不安，或许就是因为他看明白了凤城的危机所在，也正因为此，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：是走平稳的升官之路呢？还是干那出力且可能不讨好的事呢？

他可实在理不了那灾后的一幕幕惨状。每每端起饭碗，无家可归的灾民，似乎正向他伸出双手。

他狠了心：把钱用在刀刃上，在我任职期间，决不搞短期行为。房子可以缓盖，县城可以缓装点，但治理山河，建设家园则半点不能缓！凤城若想脱贫，摘掉贫穷的帽子，还有商品基地的建设，经济腾飞，不从根本上治理不行。照过去的状况，年年忙防汛、抗洪、救灾，哪有精力搞经济基础设施建设！

他拼上了。任上“大禹杯”竞赛总指挥后，他踏遍了每条河，走完了每个村子，安排落实山河修复规划。

在全县城乡干部大会上，苗维利庄严地宣布了县委的决定：把大禹杯治河竞赛任务完成的好坏，作为对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条件。成绩优异者重奖，完不成任务者受罚。当官，就要给老百姓办实事；办实事，就要弯下腰来拼命干；干，就要干出个样子来。看谁能创造第一流的工作，捧回大禹杯。

号令一声，千军旌旆

由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、县纪检委、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组成的“大禹杯”竞赛指挥部，把指挥所设在了治河工地的最前沿上。六大机关的领导干部，分兵把口、分片包干，全都奔波在第一线上，进行现场指挥，组织实地勘查，同基层干部一起发动群众，落实具体任务。“大禹杯”竞赛活动，成了全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主轴。

阳春三月，乍暖还寒。县六大机关的全体干部，在主要领导的率领下，到凤山乡进行闸沟治河会战。在山洪为患的山沟里，闸起了道道谷坊，垒起了防洪工程。同时，县水利

局的全体干部，到鸡冠山乡闸沟治河，给全县树立起高标准的“样板工程”。

老帅出征，振奋了全体将士。全县城乡，到处都摆开了战场。

水利局是这场竞赛活动的总参谋部。局长金天瑞、局党委书记李绍有、副局长马光中……这些同水害拼斗了多少年的战将，今天更是精神抖擞，斗志冲天。他们走遍了全县每一处治河工地，把他们精心绘制的治水蓝图，复印在凤城大地上。

县计委、财政、物资、交通、农机等部门紧密配合，积极为“大禹杯”竞赛组织资金，筹集物资，安排车辆。凡是治河需要的，绝不讲困难。只是一句话，创造条件，想尽办法，满足治河急需，保证工程进展。

县委宣传部组织起专门力量，集中做好“大禹杯”竞赛的舆论宣传。一支临时组成的电视录相队，深入到全县各个工地现场，及时录下了一幅幅振奋人心的治河场面。又昼夜赶班，合成制作出几部录相片，给乡镇干部播放，交流治河经验，鼓舞治河士气。

……

“大禹杯”竞赛这盘棋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指挥下，越走越活，越战越勇。

然而，就象成熟的苹果总有一半红色，一半绿色一样，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始终存在着两面性。全县25个乡镇并非全部动起来，50万农民的积极性更非一样高。

关键在哪里？每年国家下拨的水利工程建设费还是吃“大锅饭”。干，也拨款，不干也拨款。习惯于旧体制的农

民，想的并非比哪一个阶层的人群少。钱既然已经到手了，干起活来就不那么积极了。

经济改革的深入，开阔了凤城人的视野，也拓宽了“大禹杯”治河竞赛的新途径。城市、农村不都已采取了竞争机制发展经济吗？为何不把这付灵丹妙药用在水利费用的分配上？

县委和县政府坚决采纳了县水利局的建议：“大禹杯”竞赛引进竞争机制，把国家拨给的水利费用做为奖励，给那些治山治水成绩突出的乡镇。

这就叫“以奖代补”，可称得上是水利建设中的一项改革。

省长李长春说这个办法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水利建设中来，是一个创举，应在全省推广”。从此，凤城的水利工程再也不是先给钱，后干活了，而是先干活，然后视其数量与质量，酌情奖励。这就把投入到农业土的那点有限的资金发挥出了全部的效益。

人，或许会有这样的体会，碗里有饭吃的时候，肚子里并不感到饥饿，但守着空碗的时候，方觉失去的宝贵。这才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填平这一失去的空间。所以，这无疑是发给每个人一只空碗，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要装满它的愿望，那么，就非得干不可。竞争的心理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吧！

一九八七年八月，凤城第一届“大禹杯竞赛首战告捷。在全县“大禹杯”竞赛表彰大会上，六个乡镇捧到了金光闪闪的“大禹杯”。这是党和人民给他们的殊荣，是历史给他们的奖赏。他们的光荣，给更多的乡镇以鼓励，激励更多的人起来奋进。

第 四 章

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曾有过那么多的不平静，有过“与天斗，与地斗，向大自然全面开战”的历史。然而它只是给人们留下那么多痛苦的回忆。大跃进时代的大帮哄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兵团作战，都曾搅得土地爷昼夜不得安宁。历史的功过，已有定评。但就其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来说，不能一笔抹煞。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，我们的农业曾连续几年丰收，除了政策好、天帮忙以外，不能不说也得力于几十年的农业投资。然而承包到户后，这种大规模的兴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却销声匿迹了。代之而来的是对农田的掠夺性经营，大批的水利设施荒废、瘫痪，无人问津。连年水害，已经给人们以无情的惩罚，造成了不可言喻的阵痛。

是的，农村经过一场地覆天翻的伟大改革，农民确由贫穷走向富裕。然而，即使每家每户都成了万元户，乃至十几万元户；那将来没有树木，没有耕地的生活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前景？

商品经济的意识冲击了固守土地的小生产者意识后，我们的农民进步、竞争代替了保守，冲出土地代替了厮守土地。但随之而来的是忽略了顺应大自然而改造大自然的意识。往农业投入的数额年年下降。农民，甚至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思钱，就是不想怎样更好地活下去，不想子孙后代面临着一片荒滩，将怎样诅咒他们的前辈！

多么需要觉醒啊。受灾沉重的凤城人民，在经历了痛苦、教训以后，变得聪明了，变得坚强了。

凤城人真正认识到山河不治，永无安宁。

当县政府还在酝酿“大禹杯”竞赛的同时，农民的思维，已经开始起步了。

1986年末，东汤镇山河村改选党支部和村委会。这个村是全县最为贫困的村子。老少爷们儿，共计837口，人均收入只有170元。

1985年7月，暴雨降临，洪水泛滥，冲毁土地240亩，12间房屋付水东流。这场灾难对837口人来说，虽算不上灭顶之灾，却雪上加霜了。

山河村偏僻，山上光秃秃，山下的耕地，是人们生存的唯一希望。地，没有了，怎样厮守？

和风细雨的安宁，虽然贫穷的，人们的思维，也许和生活一样安宁。但洪水的严酷惩罚，无情地压在人们头上的时候，人们的思维才真正会有了新的转折。

过去，一年一次选班子，这本来应该使山河村每一位成员重视起来。确定的是自己的当家人啊！可人们不去考虑它！“谁当家，俺也得干活吃饭！”而承包到户后，头脑里仅存的那点集体观念更云散烟消，荡然无存。

可是这一次选当家人，837口子，都认真起来。村里较有威信的十几个老年人，又象对待操持每一件生老病死之大事一样，介入了。话，是有说的：“咱老农民能有啥利？就这么点选当家人的权利再不用用，岂不瞎活了一遭！”

选举会那天，会场异常热闹。从不爱开会的来了，说不上话，站着旁听也是那回事！

先发言的，当然还是这帮不代任何职务的老主心骨们。

“致于谁当头头，俺们并不感兴趣。谁当头头，俺也得